

樣式雷圖檔人物稱謂及製作時間考略

王豐會 李金蘋

內容提要：國家圖書館所藏樣式雷圖檔涉及諸多人物。這些人物的稱謂並非直呼其名，而是採用了諸如雷三爺、白六爺等稱呼。這給準確整理並利用樣式雷圖檔帶來了一定的困難。所以，有必要結合相關資料核定這些人物的真實身份。

關鍵字：樣式雷圖檔 人物稱謂 成圖時間

在現有的樣式雷研究成果中，對樣式雷圖檔相關人物稱謂及其與圖檔的關係這一問題用力稍顯薄弱。遠者如朱啟鈴的《樣式雷考》，近者天津大學建築學院王其亨教授及其學生的研究成果，另外張寶章《樣式雷家世諸考》、蘇品紅《樣式雷與樣式雷圖》、項惠泉與王其亨合著《樣式雷世家新證》、張威《朱桂辛〈樣式雷考〉補遺與校勘》和《李約瑟樣式雷世家述論獻疑》等論著對此祇是略有涉及。筆者試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結合國家圖書館所藏的有關樣式雷圖檔對這一問題進行初步探究。

國家圖書館所藏樣式雷圖檔是從雷景修開始收集的，在“家中裱集圖稿、燙樣模型甚夥，築室三楹為儲存之所”^①而流傳下來的。朱啟鈴在其《樣式雷考》一文中認為，這些圖檔“年代不超過百年以上”（編者按，據《樣式雷考》成文時間，這些圖檔最早應不早於18世紀30年代）；劉敦楨先生在《同治重修圓明園史料》一文中認為，“邇來翻閱館藏雷氏圖樣……惟乾隆舊圖，百不獲一，餘為道光、咸豐二代之改建圖，與同治重修圖，約各居三分之一”^②。

基於以上兩點，本文論述的相關人物或者事件，時間界定在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四朝，所涉人物應與雷景修、雷思起、雷廷昌有關聯。

一、雷氏成員及其他樣式房人員

1. 雷氏成員

（1）雷景修

據朱啟鈴《樣式雷考》：雷景修，字先文，號白璧，家璽三子。生於嘉慶八年（1803），卒於同治五年（1866）。十六歲（1819）就隨其父在樣式房學習世傳差務。

道光五年（1825）其父雷家璽去世，雷景修“以差務繁重，唯恐辦理失當，謹遵遺言，將掌案名目倩伙伴郭九承辦者十餘年而自居其下。後於咸豐二年，郭九逝世，乃爭回（掌案之職）自辦”^③。

雷景修作為樣式雷第五代的代表，他所經歷的事情主要有以下三件：

首先，前已述及，其父去世後，鑒於自己年紀尚輕，他遵囑讓出樣式房掌案之職，待郭九去世後重新正式擔任掌案之職，其間歷時27年^④（1825—1852）。正是在這一段時間內的韜光養晦，使得他的技藝日臻成熟，“全面繼承了樣式雷的建築技藝”^⑤。

第二，現存樣式雷圖檔即是雷景修當年留意保存下來的。另外，他還“經營生理，積攢數十萬。並修譜錄，塋舍規劃井然，世守之工，家法不墮者，賴有此耳”。

第三，雷景修技藝高超，但道咸間國勢衰微，他前期從事的僅僅是圓明園的圓明園殿、九州清晏、上下天光、四宜書屋、同樂園等處的修繕與搭建。直到雷景修年過半百纔得以在平安峪定陵^⑥的修建中展示自己的才華。所以，雷景修相比於其前輩與後代，可以說“在建築營造方面沒有太多的貢獻而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⑦

（2）雷思起

雷思起，“景修公之長子，字永榮，號禹門，行三”^⑧。生於道光六年（1826），卒於光緒二年（1876）。相比於其父的生不逢時，雷思起可謂生當其時，他1859年就擔任樣式房掌案一職，定陵、定東陵、惠陵、重修圓明園，重大工程接踵而至，他在盡情發揮其才能的同時，也使得自己疲於奔命，因勞瘁而在設計、修建定東陵的過程中去世。

雷思起的掌案之職始於1859年，即定陵工程開始之時。基於自己的技術熟練，無論是堪輿相度地勢、卜選吉地、繪製圖樣，還是勘察施工情況、改定施工方案，都親力親為，最終圓滿完成任務，並因此“以監生欽賞鹽場大使，為五品職銜”^⑨。期間，因1860年國難，定陵停工，1863年重新開工，期間還因永陵神榆倒掉砸壞啟運殿而遠赴瀋陽負責修復工作。從定陵工程完工直至雷思起去世，他接連參與了諸多工程，列表如下^⑩：

時間	參與工程
同治四年（1865）	定陵工程完工
同治五年（1866）九月	定東陵選址
同治六年（1867）二月	定東陵選址
同治六年（1867）二月至七月	三海清淤工程
同治十二年（1873）三月至九月	定東陵工程
同治十二年（1873）九月至同治十三年（1874年）七月	重修圓明園工程
同治十三年（1874）八月至十二月	西苑大修工程
光緒元年（1875）一月至光緒二年（1876）十月	定東陵與惠陵工程

(3) 雷廷昌

雷廷昌，字輔臣，又字恩綬，生於道光乙巳年十一月二十三日（1845年12月21日），卒於光緒三十三年（1907），是雷思起的長子。

雷廷昌的成長軌跡與其父雷思起一樣，都是自幼就在樣式房學藝，並到私營廠商處“實習”，這就讓他熟練地掌握了畫樣、燙樣以及建築設計工藝，這也使得他順理成章地接替其父出任樣式房掌案。

雷廷昌所參役的工程，有定陵、定東陵、惠陵、三海擴建、重修圓明園，並參與選址和設計了清代最後一座皇帝陵寢——崇陵。

2. 其他樣式房人員

有清一代，樣式房掌案之職大多數時間都由雷氏成員佔據。但“樣式房的掌案還需要調度人手以按時完成工作。以雷思起父子為首的樣式房也有相對固定的人員組成”^⑩。同治十二年（1873）重修圓明園時，雷思起曾稟文向內務府堂提交了一份16人的工匠名單^⑪：

謹稟燙畫樣人現在數目：掌案頭目人雷思起、雷廷昌，散衆當差人郭成名、白廷堃、李文升、雷思森、郭成治、雷思耀、沈鈞、雷廷芳、李英、（雷）廷棟、白耀恒、白耀璞、李俊、羅榮，以上共十六名。

樣子匠白廷堃（昆），被尊稱為白六爺，他與廷昌一起在東陵馬蘭峪樣式房當差，家住海淀雷家祖宅的西房。^⑬如編號為060-0124的圖檔^⑭“致白六老爺函信封”就是雷廷昌給白廷堃的信件。又227-0001的“雷輔臣致東陵樣式房白六伯信函”亦是如此。在同治十二年重修圓明園的時候白廷堃也曾是樣式房工匠之一，後被白廷蕉替換。

郭成名，同治十二年重修圓明園的樣式房工匠之一，被雷廷昌稱呼為郭六伯，他與白廷蕉是樣式房工匠除樣式雷外薪俸最高的兩個人。^⑮

二、相關称谓与圖檔考證

1. 雷三爺

樣式雷圖檔中，包括信件、帳單以及圖樣上的“隨筆”等，都會涉及作為樣式房掌案的雷氏成員。在這些內容中，對雷氏掌案的稱呼並非直呼其名，而是以“雷大老爺”、“雷三爺”等代之。現將有關圖檔列表如下：

圖檔號	圖檔名	備注
201-0021	[雷老爺使用物件清單]	
201-0016	[致三兄大人信函信封]	
201-0009	[雷老爺購辦物料清單]	
201-0006	[雷思泰致三兄信件]	
135-0016-20	[觀音寺雷大爺欠單]	[同勝（軒？）製]

續表

圖檔號	圖檔名	備注
135-0016-16	[三老爺等支出賬單]	在“乾隆間由西直門至香山萬壽典景圖”包中。
135-0016-15	[雷六爺等支出賬單]	在“乾隆間由西直門至香山萬壽典景圖”包中。
135-0016-10	[雷大爺查物料清單]	五月十二日午刻查。
060-0128	龍劍堂平安家信 [包信紙]	
060-0126	[致雷三老爺函信封]	郭厚田製。
060-0124	[致白六老爺函信封]	雷廷昌 [製]。
060-0122	龍劍堂平安家信 [信封]	八月初八日吉封，雷思起製。
060-0119	龍劍堂雷輔臣平安家報 [信封]	雷輔卿 [製]。
060-0118	雷永榮平安家信 [信封]	雷永榮製，有“由京西直門內東觀音寺胡同寄”等字樣。
060-0116	龍劍堂雷平安家信 [信封]	八月二十九日封，雷景修，有關於將信帶至盛京省城內交雷思起之內容並有“雷先文拜託”、“京西直門溝沿洞觀音寺胡同路北”字樣。

在上述資料中，201-0006 號“[雷思泰致三兄信件]”，內容如下：

字稟。三兄大人台前金安。啟者家中老少平安，不必惦念。兄前者來信，言於廿日教弟代（帶）廷昌廿日到通州。父親教弟與廷昌廿日到通州裕順店內，等兄台一同回家。今於廿四日未特（等兄到通州），弟回京見父母親大人，孔（恐）其家中不放心，又因在店內住了五天，代（帶）來銀不符（數）用了。廿四日見二套黃黑騾車，趕車（人）姓李，言在永陵同兄到紅花店分手，因路上雪大不好走。弟代（帶）廷昌回家見父母，（父母）說知，可以不用著急了。如兄台三二日到時可教九口孫三送信，弟在（再）到通州來，一同回京可也。弟思泰拜具。

從內容看，該信件是雷思泰留給雷思起的字條。雷思泰為何在信中稱呼雷思起“三兄大人”，張寶章認為“雷思起……是雷景修的第三子”。然據《雷氏族譜·雷氏重修大成宗譜總序世系圖》，雷景修有五個兒子，他們依次分別是：長子思起，次子思振，三子思泰，四子思森，五子思茂（少亡）。雷思起是雷景修長子，雷思泰纔是雷景修第三子，為何雷思泰稱呼雷思起“三兄”？據《雷氏族譜》雷思起條下還有二字：“行三”，即雷思起在所有的同輩雷氏兄弟中排名第三。所以，雷思泰稱呼雷思起“三兄大人”無錯，故張寶章先生所言值得商榷。又，在信件中還提到承修永陵之事（在1860至1863年間）；又其父（雷景修）尚健在，所以，該信件的完成日期當在1860年後，1866年（雷景修去世）前。雷思起當時正在定陵或定東陵的工地上。所以，雷思泰信中的“三兄”即雷思起無疑。

另一件雷思泰給雷思起的信件是圖檔號為 060 - 0104 的 [雷永錦致三胞兄大人函信封]：

正面題：煩駕順至東陵樣式房交三胞兄大人查收，奉求要信莫誤。弟雷永錦拜託。

背面題：由東觀音寺謹於閏五月拾三日吉封。

據《雷氏族譜》：雷思泰，景修公之三子，字永錦，號雨亭……生於道光庚寅年三月初三日（1830 年 3 月 26 日）。生（長）子廷芳，字輔卿，行二……欽加六品頂戴，惠陵金券合龍、大殿上樑保獎監生雷廷芳以巡檢選用，生於咸豐甲寅年九月十七日（1854 年 11 月 7 日）。據此，可知此為雷思泰給雷思起信件。

又，雷思起在東陵上工，時間當介於其承修定陵之始（1859），直至其勞瘁而亡於定東陵工程之間（1876）。在此期間，閏五月的年份有 1865 年、1876 年。根據“樣式雷年譜”^⑥，雷思起在 1865 年春同其父雷景修修理雷氏祖塋，之後一直到當年八月定陵並妃園寢工程大功告竣，都沒有雷思起活動的相關記載。雷思起作為樣式房掌案，在定陵工程即將完工的時候是其最為緊張、最為忙碌的時候，所以筆者推斷，雷思起在完成雷氏祖塋的相關修理工作之後即奔赴清東陵，直至定陵工程完工。而 1876 年“閏五月十一日，（樣式房）進京，一路福星；五月十四日到京，歇夏，直到七月初一日卯時，禹門……由京來工”，所以，1876 年閏五月期間，雷思起在“歇夏”。所以，該信件完成時間應該是在 1865 年，即同治四年閏五月十三日（1865 年 7 月 5 日）。

與此相同的還有一些，列表如下：

圖檔號	圖檔名	備注
201 - 0016	[致三兄大人信函信封]	
060 - 0105	[致雷三老爺函信封]	雷三老爺升啟。
060 - 0108	[致雷三老爺函信封]	雷三老爺台啟。
060 - 0110	[致雷三老爺函信封]	雷三老爺升啟。
060 - 0115	[致雷三老爺函信封]	雷三老爺升啟。

在圖檔號為 060 - 0131 的“[郭成治信件]”，有如下內容：

恒和局。

闔家平安。

雷三弟拆閱。

五（弟）爺帶來工程活計（單），富誇（蘭達）未見。

愚兄郭成治拜

在這份郭成治索要“工程活計單”的信件中，雷三弟具體何指？“恒和局”的出現又代表什麼？在同治十二年重修圓明園時，雷思起曾提交了一份 16 人的工匠名單（前文已經提及），郭成治就是其中之一。所以，筆者認為，信中所提雷三弟就是雷思起，可能是因為郭成治比雷思起年長的緣故。至於信中內容出現“恒和局”字樣，筆者認為，如同雷氏成員的身份具有多重屬性（如如作為樣式房掌案的同時還開辦木廠

並承修官家活計，亦官亦商）一樣，郭成治可能是恒和局的“頭目人”。

綜上，在我館所藏的樣式雷圖檔的所涉及的人物中，無論是“雷三爺”、“雷三老爺”，還是“雷三弟”，都是指雷思起。所以，在圖檔號為060-0126的郭厚田〔致雷三老爺函信封〕中有“內函專呈樣式房雷三老爺台啟”字樣，其中雷三老爺即雷思起。

2. 雷大爺

從《雷氏族譜》的內容看，能夠被稱為“雷大爺”有雷景修與雷廷昌祖孫二人，但是每件圖檔所涉人物具體何指需要具體分析。結合我館所藏樣式雷圖檔，目前能夠確指雷大爺即雷景修的就一件，即圖檔號為060-0101的〔雷思起致郭六爺雷大爺函信封〕：

正面題：內要信，求駕帶至東陵樣式房交郭六爺、雷大爺收拆為感。雷禹門拜託。

北面題：二月廿四日封。

信中所提雷大爺當為雷景修，郭六爺不能確指。據雷景修卒年，可知此信成於1866年前。之所以如此確指，是因為此信的具信人是雷思起，雷思起顯然不會稱呼自己的兒子雷廷昌為“雷大爺”。同理，雷景修對自己兒子也是直呼其名，如060-0116號“龍劍堂雷平安家信〔信封〕”：

內信懇求帶至盛京省城內欽差公館問交雷思起。由京西直門溝沿東觀音寺胡同路北寄。雷先文拜託。背面題：八月二十九日吉封。

從內容來看，這是雷景修（字先文）寫給其子雷思起的信件。信件要帶往盛京，所以此時雷思起當在盛京忙於修整永陵神榆的工程。所以此信件當製成於1860年至1863年間。

在其他大部分圖檔中所提到的“雷大爺”則是指雷廷昌。如060-0102〔致雷大老爺函信封〕中就有“面交雷大老爺輔臣升啟，九月廿九日十點送來，內詳”字樣。這裡的“雷大老爺”就是指雷廷昌（字輔臣）。類似的還有：

圖檔號060-0106〔致雷大老爺函信封〕。正面題：即呈雷大老爺升啟；背面題：十月初九日書。有“松風水月”紅方章二枚。

圖檔號為060-109的〔致雷大老爺函信封〕，有“面呈雷大老爺輔臣升啟”字樣。

圖檔號060-114〔致雷大老爺函信封〕，有“雷大老爺輔臣升啟”字樣。

圖檔號060-0121〔致雷大老爺輔臣函信封〕，正面題：煩台駕順至京都東觀音寺，問交雷大老爺輔臣升啟；背面題：於易州半壁店吉封。此信件是寄信人從易州（今河北省易縣）清西陵工上寄給雷廷昌的，成書時間不詳。

3. 其他

在圖檔號為060-0021的〔做燙樣地勢圖糙底〕中就有如下文字：“口兄見字。今午同雅山、彩章碧舫至色瞻依宅，面言將樣子留下，十三日交回在（再）畫。畫樣現（限）十天。燙樣月底，月外要。趕車明日不必來。今畫來樣，照此燙。”

此圖檔是一便函，要求收函方依照便函所繪地勢草圖在限定時間內畫出符合要求的圖樣，並製作燙樣。據內容可以推定，發函人應為堪輿人員，收函人應為樣式房的樣子匠，但是具體何指尚不能斷定。又據060-0177號圖檔中是寫着“王雅山、陳彩

章”六字的紅簽，故此為便函中提到的“雅山、彩章”二人的姓名全稱，此二人也應該為堪輿人員。另，060包0175號至182號是寫着孫湧、李紹春、劉合雲、王家珍、崇本、姜至瀛、耿清鐸、王家瑞等人的紅簽，與上述“王雅山、陳彩章”的紅簽同在一包中，故此8人也應該是堪輿人員。

060-0107 [龍劍堂平安信信封]

正面題：內要信，求台駕順至京師西四牌樓北當街廟北路東恒和木廠問交，求衆位掌櫃見信急看人轉送東觀音寺龍劍堂雷平安家信。愚弟雷永榮託。

背面題：有回音送八面承壽寺。於十月初二日由盛京公館寄。

此為雷思起在盛京忙於永陵工程時的家的信，成於1860年至1863年間。

060-0119 龍劍堂雷輔臣平安家報 [信封]

正面題：內要信，求恒和寶廠順至東陵馬蘭峪確交樣式房。龍劍堂雷輔臣平安家報。第四封，奉求速送。雷輔卿拜託。

背面題：於三月初八日於京都吉封。

這是雷廷昌寄往東陵的家信，前已述及，雷輔卿即雷思泰之子雷廷芳。此家書成書時間當為1860年左右。

三、結語

在近幾年的樣式雷圖檔整理編目工作中，筆者發現有些圖檔儘管有隻言片語的信息，如人名稱呼以及一些不完全的時間（如閏五月十一日）等，如果不從全局掌握相關的背景資料，這些信息就是“擺設”。為了進一步完善對樣式雷圖檔的編目工作，筆者試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結合相關史料來對相關圖檔所涉人物進行考證，並初步考證出了這些圖檔的較為精確的成（圖）檔時間。

注釋：

- ① 轉引自張威、李曉丹：《中國營造學社與樣式雷研究》，載《新建築》2003年第4期，70頁。
- ② 轉引自何蓓潔：《樣式雷世家研究》，碩士學位論文，天津大學建築學院，2007年，49頁。
- ③ 本段文字轉引自王其亨、何蓓潔：《朱啟鈐〈樣式雷考〉校注》，載《建築學報》2010年第1期，85頁。
- ④ 對於雷景修何時奪回掌案之職，主要有兩種觀點，一種認為是1849年，其根據是《雷氏族譜》以及《雷景修墓碑》；另外一種觀點是1852年，其依據是雷廷昌《稟文》。王其亨、何蓓潔在其《朱啟鈐〈樣式雷考〉校注》一文中認為，1849年雷景修所做的工作有掌案之實而無掌案之名，1852年則名實俱符。
- ⑤ 張寶章：《樣式雷家世諸考》，載《建築世家樣式雷》，張寶章、雷章寶、張威編，北京出版社，2003年6月，7頁。
- ⑥ 對於樣式雷主持陵寢設計，據朱啟鈐、梁啟雄《哲匠錄·樣式雷考》：雷家璽曾承辦昌陵設計；雷家璽三子雷景修則主持了寶華峪道光陵、慕陵、昌西陵、慕東陵和定陵設計；雷思起與其長子雷廷昌又先後完成了定陵、定東陵以及惠陵設計等等（轉引自王其亨《清代陵寢建築工程樣式雷圖檔的整理研究》一文）。

- ⑦何蓓潔：《樣式雷世家研究》，48 頁。
- ⑧《雷氏族譜》卷二。
- ⑨張寶章：《樣式雷家世諸考》，載《建築世家樣式雷》，張寶章等編，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 年 6 月，8 頁。
- ⑩據何蓓潔《樣式雷世家研究》，57 頁，稍作改動。
- ⑪《樣式雷世家研究》，53 頁。
- ⑫轉引自張寶章：《樣式雷家世諸考》，載《建築世家樣式雷》，43 頁。
- ⑬張寶章：《樣式雷家世諸考》，載《建築世家樣式雷》，23 頁。
- ⑭該圖檔正面題：內要信，煩駕代（帶）至東陵轉交白六老爺收拆。雷輔臣拜託。背面題：於五月初十日吉封。
- ⑮張寶章：《樣式雷家世諸考》，載《建築世家樣式雷》，44-45 頁。
- ⑯參見何蓓潔《樣式雷世家研究》，106-212 頁。

作者單位：國家圖書館古籍館、北京農學院園林學院